

# 石埕

■蔡永怀

我出生于城南古大厝。这座大厝为三开间、三落格局，内设西花厅与后护厝，“水车堵”上雕饰着精美泥塑；屋顶是硬山式结构，飞檐翘脊。大门临横街而开，后门直通公婆巷。一入大门，便是一方百余平方米、石板铺就的石埕。埕边里立着数座一米高的砖砌花台，有茉莉、玫瑰、含笑花，四季花香。

石埕西侧，有一株苍劲的米兰树，树龄逾百年，树干高达五米，是我所见泉州地界长势最盛的米兰。每逢花期，细碎繁花缀满枝头，金灿灿如漫天星子，馥郁香气漫溢四野，沁人心脾。花季一到，常有烟叶商慕名而来，铺一张大帆布于树下，轻轻摇动树干，让繁花簌簌落下，把兰花米作为香料，渗入烟叶捆扎制丝。这种烟抽时会有有一种香味，颇受烟民喜爱。

古厝大门墙钉着一排铁钉，家家户户都备有竹签。旧时约定俗成：夜晚外出，便将竹签挂于钉上；归家后取下竹签，最后进门之人必须锁好大门，方能安歇。

宽阔的石埕，是我们儿时最热闹的游乐场。我常和扩头、木阿、安阿、臭阿、福阿一众伙伴结伴玩耍。我们用红砖在地上画人形、划方格，掷沙包、单脚跳格子，比拼谁出手精准、动作最快。

两人对玩拍烟盒是最热门的游戏。大家四处收集烟标，折成方块。一人先将烟盒置于地面，另一人抬手拍打，若烟盒被拍翻，便归赢家所有；未能拍翻，则自己的烟盒要拱手相让，轮番竞技，人人都想攒下更多的烟盒。

捡沙包时，我们用碎布头缝制布袋，装入细沙，一边捡拾一边念着闽南童谣：“一放鸡、二放鸭、三分开、四相叠、五拍胸、六拍手、七沿球、八摸鼻、九咬耳、十拍脚、十一拍涂脚、十二拢总抄。”

年长些的孩子，就地取材自制举重器材。借来铁锤、钎子，将老旧木柱础石珠劈成两半，中间凿出圆孔，穿入锄头木柄，两两配重，抓举、挺举、躺举，以此强身健体。我上小学时，乒乓球风靡一时，我们就地取材，以床板为球台，扁担当中线，单打双打轮番上阵，打得热火朝天、大汗淋漓，总要大人呼喊，才肯停歇。

家父是三轮车夫，常年载货载客。20世纪60年代，泉州全年汽柴油消耗量还很少，油料用三百多斤的铁桶罐装。父亲常承运油桶，因油桶紧缺，更换油品前必须彻底清洗。他与石油公司相熟，便揽下洗桶的活计。每回提前一日，将空油桶运至石埕，倒置摆放，让桶内残油滴入盆中，积少成多。随后用石块垒起简易灶台，架上铁桶，注水，放入铁链与饼药，生火后不停摇晃油桶，借铁链摩擦与药剂溶解油污，洗净后倒掉污水，油桶便焕然一新。彼时乡下碾米厂不通电，全靠柴油发动机运转，父亲便将积攒的机油、柴油，拿去和碾米厂置换大米，补贴家用。

早晨挑粪的农民也来到大厝了，每家每户都把尿盆、“夜壶”提到石埕倒给农户，一时“哗啦啦”“唰唰唰”响成一片，就像是清晨的奏鸣曲。月朗星稀的夜晚，我们躺在古厝的条石上仰望星河。老人们围坐一旁，娓娓讲述嫦娥奔月的传说，我们便凝神遥望夜空，竭力寻觅嫦娥的身影。懵懂的童年，也随星光与传说，温柔流淌。



(视觉中国)

# 祖母的菜园

■唐宋

人如草木，总要扎根一方土地。于祖母而言，那片温润的闽西故土，就是她一生的根。

我在泉州出生，儿时每逢寒暑假回到老家，我都会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。可每当清晨醒来，身旁总是空的。出于好奇，我定了六点的闹钟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晨光熹微，后院菜园里，祖母已扛起比她还高的锄头，一下一下细细松土。田埂齐整，四时蔬菜各占一方。松完土，她挑来积攒的尿水细细浇过。忙完许久，她才发觉早起的我，轻声问：“孙儿，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？”我望着她沾着泥痕的双手，只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转身她又走进厨房，大锅添水，将鸡蛋、地瓜、鱼板摆上竹篾垫，引火入灶。灶火安稳旺盛，暖光漫开，裹住老屋的雾霭。待食物煮熟后，祖母才开始吆喝着家人们起来吃饭，家人们围坐于圆桌享用美食。祖母总会把“红心”的地瓜分给我，再同父亲、大伯讨论起农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白日光阴里，祖母的忙碌从未停歇。喂完鸡兔，她又忙着晒萝卜干。做完这些，就可以开始准备午饭了，她询问着我想吃些什么。我脱口而出：“粉蒸肉。”青葱是粉蒸肉必不可少的配料。恰好，我们的青葱，向来用的是“自产自销”的，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和祖母移步菜园。

采青葱时，祖母细心教我农事门道：拔葱要顺着根部轻轻摇晃，缓缓借力拔出，切莫用蛮力，不然扯断根系，葱株也难完整。洗净切细，与五花肉拌匀地瓜粉，上锅慢蒸。半个时辰后，香气漫满老屋——那碗软糯鲜香的粉蒸肉，是我从小到大最惦念的客家滋味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铺满前院。祖母收起晒干的萝卜与酸菜，蜷曲压实，封进塑料瓶。忙完，她洗碗，我坐在灶前烤火，灶间余温正好。烟火袅袅里，我静静听祖母讲土楼源远流长的传说，讲闽西人开荒拓土的勤勉，那些扎根于红土的年月，质朴而厚重。

我上中学时，父母由于事业忙碌奔波，祖母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闽西故土，来到城市照拂念书的我。她终于还是习惯不了大城市的节奏。逛超市买菜时，总会惊叹于物价高昂；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潮、纵横交错的马路，她总有种错落的茫然。在她心里，金碧辉煌的高楼庙宇远不及家乡的土房子和菜园亲切。大城市人山人海，却鲜有人能听懂她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。一如《归田园居》所述：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祖母的根，深扎于两百公里外的田垄与红土里，在一望无际的梯田中。

夙兴夜寐、克勤克俭，是一代劳动人民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四季时令，早已流淌于祖母的血液之中。一方闽西红土养一方人。土地无言，默默馈赠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营养，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勤劳淳朴、隐忍向阳的秉性。

祖母仍把根扎在那片红土里。她虽只知弯腰起身、春种秋收，可她教孙儿拔葱的那一刻，讲土楼传说的那一刻，客家人最寻常的活法，便悄然传了下来。

# 我们不用手指月亮

■陈丽珠

儿时的夏天，是屋檐下冰凉的竹床，是屋顶上漫天的繁星，是后半夜突如其来的雨，是院子里弥漫着的番石榴味儿。

总觉得那时候的夜晚极其漫长，晚饭后，暑气尚未散尽，暮色爬上庭院中香樟树的树梢，巷子口断断续续的风，将青石板上的烈日余温轻轻吹起，却也带来了一丝清凉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抱着草席和薄被上楼顶纳凉，满心雀跃将风楼的阶梯踩得“咚咚”作响，把草席铺在屋顶的条石上，刚躺下，便能感受到微凉的夜风自身旁掠过，身下的条石还带着白日里太阳炙烤留下的温度，温而不烫，冷热交织，格外舒适。

夜风中夹杂着院子里番石榴树上果实的味道，味儿浓了便知道又有石榴成熟，第二天可以摘了。耳畔是楼下母亲和堂嫂们在井边提水洗刷，水桶被拉出水面时由闷转而清脆的“哗哗”声，是水倒进水盆时，陶瓷碗筷相互碰撞传来的脆响，是猫儿在树梢跳跃时，擦过树叶引起的簌簌轻吟，是邻家的犬吠，是远处传来的蛙鸣和蟋蟀的低声浅唱。

我们躺在草席上，努力睁大眼睛望着天上的月亮，它有时候是弯弯的月牙儿，有时候是圆圆的白玉盘，上面带着些清晰的暗影，我总是努力地寻找，想要看看嫦娥和她的月桂树究竟长在哪个地方。

月光轻柔地洒在身上，它清晰却又像蒙着一层淡淡的月晕，我从月亮上收回目光，转头就看见阿姊们的眼帘上，带着笑意颤抖的睫毛。她们正示意我看天上：“小妹，你看那颗星星好亮啊。”我努力顺着她们说的方向望去，忍不住抬手就要指月亮。阿姊轻拍下我的手：“母啊讲毋通用手指月亮，伊会割你的耳朵。”

我吓得再不敢伸手，内心里又怕又好奇，月亮这么好看，怎么会被指一下就要割人的耳朵？忍不住又仔细地打量着它，又怕耳朵真的被割，又想不通月亮究竟要怎样来到我们身边，我若是睁着眼睛不睡，她是不是就割不到我的耳？我带着满心的疑惑，却总也敌不过瞌睡，在渐渐迷糊的思绪中，伴随着温柔的月光缓缓睡去。

后半夜的雨，总是来得没有征兆，先是几滴打在脸上，带着些许凉意把你唤醒，我还迷糊着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阿姊们早已伸手将我拉起：“落雨咯，快起来，收一下回屋去。”我便闭着眼睛爬起来，摸索着抱上被子，阿姊们弯腰麻利地卷起草席，我们便回到风楼，回头看豆大的雨滴，一颗一颗地落在屋顶的条石板上，像一朵朵盛开的花，不一会儿便融成了一大片。

那遥远的夏天，是属于闽南孩子的童年，是家刻在我心底的烙印，是故乡给予我的一阵晚风。如今，早已经没有了那样的纳凉时光，也再难见星河的璀璨，可是每每想起夏天，就会想起纳凉的夜，想起带着温度的条石板，想起“不用手指月亮”的嘱托，哪怕早已明白月亮不会来割谁的耳朵，但我再也没有用手指过它。



投稿邮箱: 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